

<<三十而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三十而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201475

10位ISBN编号：7545201477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17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三十而立>>

### 内容概要

好多年前，我在京郊插队时，常常在秋天走路回家，路长得走不完。  
我心里紧绷绷，不知道走到哪里去，也不知走完了路以后干什么。  
路边全是高高的杨树，风过处无数落叶就如一场黄金雨从天顶飘落。  
风声呼啸，时紧时松。  
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，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。  
我一个人走着，前后不见一个人。  
忽然之间，我的心里开始松动。  
走着走着，觉得要头朝下坠入蓝天，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。  
我心里一荡，一些诗句涌上心头。  
就在这一瞬间，我解脱了一切苦恼，回到存在本身。

## <<三十而立>>

### 作者简介

王小波，1952年出生，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。他的作品被誉为“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”。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，他的作品被人们广泛阅读、关注、讨论，并引发了“王小波热”的文化现象。

<<三十而立>>

书籍目录

三十而立我的阴阳两界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三十而立 王二生在北京城，我就是王二。

夏天的早上，我骑车去上班，经过学校门口时，看着学校庄严的大门，看着宽阔的操场和操场后面高耸的烟囱，我忽然觉得：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相信。

仿佛在不久之前，我还是初一年的学生。

放学时在校门口和同学们打书包仗。

我的书包打在人身上一声闷响，把人家摔出一米多远。

原来我的书包里不光有书，还有一整块板砖。

那时节全班动了公愤，呐喊一声在我背后追赶。

我奔过操场，逃向那根灰色的烟囱。

后来校长出来走动，只见我高高爬在脚手梯上，迎着万里东风，敞开年轻的胸怀，高叫着：×你妈！谁敢上来我就一脚踹他下去！

这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
转眼之间我就长大了很多，身高一米九十，体重八十多公斤。

无论如何，一帮初一的男孩子不能把这样一条大汉撵得爬上烟囱，所以我绝不相信。

不知不觉我从自行车上下来，推车立在路旁。

学校里静悄悄好像一个人也没有，这叫我心头一凛。

多少次我在静悄悄的时候到校，穿过静悄悄的走廊，来到熟悉的教室，推开门时几十张脸一齐转向我——我总是迟到。

假如教室里有表扬批评的黑板报，批评一栏里我总是赫赫有名。

下课以后班长、班干部、中队长、小队长争先恐后来找我谈话，然后再去向班主任、辅导员表功。

像拾金不昧、帮助盲人老大爷回家之类的好事不是每天都能碰到，而我是一个稳定的好事来源。

只要找我谈谈话，一件好事就已诞生：“帮助了后进生王二！”

我能够健康地成长，没有杀死校长老师，没有放火和在教室里撒尿，全是这些帮助的功劳。

二十年前谁都不会相信——校长不相信，教师不相信，同学们不相信，我自己也不相信，王二能够赶前四十分到校，但是这件事已经发生。

如今王二是一名大学教师，在上实验课之前先到实验室看看。

按说实验课有实验员许由负责，但是我对他不放心。

如今轮到我为别人操心，这真叫人难以置信。

我和许由有三十年的交情，我们在幼儿园里合谋毒杀阿姨，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

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在大班里凶悍异常，把小朋友都打通。

我还记得阿姨揪住我的耳朵把它们朝刘备的方向改造。

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午睡过后，阿姨带我们去大便。

所有的孩子排成长龙，蹲在九曲十八回的长沟上排粪，阿姨躲在玻璃门外监视。

她应该在大家厕完之后回来给大家擦屁股，可是那天她打毛衣出了神，我们蹲得简直要把肠子全屙出来，她也不闻不问。

那个气味也真不好闻。

我站起来，自己拿手纸擦了屁股，穿上裤子，然后又给别人接屁股。

全班小朋友排成一排，由我排头擦去，真有说不出的得意。

有多少今日的窈窕淑女，竟被我捷足先登，光顾了屁股，真是罪过！

忽然间阿姨揪住了耳朵，她把我尽情羞辱了一番。

我气得鼓鼓的。

星期天回家以后，我带了一瓶家里洗桃子的高锰酸钾水来。

我妈说这种药水有毒，我想拿它毒死阿姨。

吾友许由见了我的红色药水，问清用途，深表赞同。

他还有一秘方可以加强药力，那就是石灰，许由抓住什么都往下吞，有一回吞石灰，被叔叔掐住了脖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子，说石灰能把肠子烧穿。

后来我们又在药水里加入了脚丫泥、尿、癞蛤蟆背上的浆汁等等，以致药水变得五彩缤纷。

后来这瓶药水没来得及撒入阿姨的饭盒，就已被人揭发，这就是轰动幼儿园的王二毒杀案。

根据以上事实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相信，如果不是为了毒死校长，我能为一个实验如此操心。

事实如此，不论我信与不信。

八三年七月初的某个早上，我从本质上已经是个好人、好教师、好公民、好丈夫。

事实证明，社会是个大熔炉，可以改造各种各样的人，甚至王二。

现在我不但是某大学农业系的微生物讲师，还兼着基础部生物室的主任。

我不但要管好自己，还要管好别人（如“后进生许由”之流，因为这家伙是我在校长那儿拍了胸脯才调进来的）。

所以我在车棚里放下车子，就往实验室狂奔。

推开门一看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

实验台上放着一锅剩面条，地上横七竖八几个啤酒瓶子。

上回校长到（实验）室视察，看见实验台上放着吃剩的香肠，问我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”我说是实验样品。

他咆哮起来：“什么实验？”

造大粪的实验！

”叫我心里好一阵发麻。

我把这些东西收拾了，又闻见一股很奇怪的味：又像死猫死狗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发了酵。

找了半天，没找到味源。

赶紧到里屋把许由揪起来。

他睡眼惶松地说：“王二，你干什么？”

正梦见找到老婆……”“呸！”

七点四十了。

快起来！

我问你，屋里什么味？”

”“别打岔。

我这个梦非比一般，比哪回梦见的都好看。

正要……”我一把揪住他耳朵：“我问你，屋里什么东西这么臭？”

”“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”

死耗子呗。

我下了耗子药。

”“不是那种味！”

是你身上的味！”

”“我哪知道。

”他坐起来。

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不要脸，光屁股睡觉。

“嘿，我鞋呢？”

王二，别开这种玩笑！”

”“你死了吧！”

谁给你看着鞋！”

”“呀！”

王二，我想起来了。

我把球鞋放到烘箱里烤，忘了拿出来！”

”我冲到烤箱前，打开门——我主！”

几乎熏死。

急忙打开通风机，戴上防毒面具，套上胶皮手套，把他的臭球鞋用报纸包起来，扔进了厕所。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回来一看，上午的实验许由根本就没准备，再过十五分钟学生就要来了，桌面上光秃秃的。我翻箱倒柜，把各种器具往外拿，折腾得汗都下来了。

回头一看许由，这家伙穿着工作服，消消停停坐在显微镜前，全神贯注地往里看。

见了这副景象，我不禁心头火起，大吼一声：“许由！”

我要用胶布。

给我上医务室拿点来。

” “不要慌。

等一会儿。

” 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火燎雀子毛了！

快去！

” “别急。

我还要穿几件衣服。

” “你穿得够整齐了。

” 他风度翩翩地一撩衣服下摆。

天，怎么不使雷劈了他！

这家伙还光着屁股。

他连做几个芭蕾动作，把三大件舞得像钟摆一样，进屋去穿衣服。

过一会儿又舞出来，上医务室了。

我把实验准备好，他还没回来，这不要紧，他不能死在那儿。

擦擦汗，掸去身上的土，我又恢复了常态。

学生还得一会儿来，我先看看许由刚才看什么。

显微镜里白花花的，满视野全是活的微生物，细长细长，像一盒活大头针。

这是什么？

许由能搞来什么稀罕玩艺？

我要叫它难住，枉自教了微生物。

这东西很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了。

忽然许由揪住了我的后领，“王二，你是科班出身，说说这是什么？”

” “胶布拿来了？”

每个实验台分一块。

” “别想混过去。

你说！

说呀！

” 我直起身来，无可奈何地收起部主任的面孔，换上王二的嘴脸朝他奸笑一声。

“你以为能难倒我？”

我查查书，马上就能告诉你。

可是你呀，连革兰氏染色都不会。

” “是是是。

我承认你学问大。

你今年还发过两篇论文，对不对？

这些暂且不提。

你就说说这镜下是什么？

” “我对你说实话，不知道。

一时忘了，提笔忘字，常有的事。

” “这个态度是好的。

告诉你吧，这是我的……”

我心里“格登”一声，往显微镜里一看——可不是吗，他的精虫像大尾巴蛆一样爬。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“你把它收拾了！  
快！”  
“别这么假正经！  
我还不知你是谁吗？”  
“小声点，学生来了，看见这东西，我们就完了！”  
“完什么？”  
完不了。  
让他们看看人的精液，也长长见识。  
“他们要问，哪儿来的这东西？”  
大天白日的，这儿又不是医院的门诊！  
怎么回答？”  
“当然是你的了。  
你为科学，拿自己做了贡献，这种精神与自愿献血同等高尚。  
学校该给你营养补助。  
像你这种结了婚，入不敷出的同志能做到这一步，尤为难能可贵。”  
我正急了眼要骂，学生来了，几个女孩子走过来说：“王老师早。  
你干什么呢？”  
“早。  
都到自己实验台上去，看看短不短东西。  
缺东西向许老师要。”  
“老师，你看什么片子？”  
我们也看看！”  
我赶紧俯身占住镜筒，可是这帮学生很赖皮。  
有人硬拿脸来挤我，长头发灌了我一脖子。  
大有伤风化！”  
我只好让开。  
这帮丫头就围上去，一边看一边叽叽喳喳：“活的哎！”  
“还爬呢！”  
“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”  
“噢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不于你事。”  
回位子去。”  
“我们想知道！”  
我们一定要知道！”  
我叫起来：“班长！”  
科代表！”  
都上哪儿去了，谁不回位子，这节课我给你们零分！”  
“老师，你怎么啦？”  
“咄！”  
装个老头样。”  
“告诉一下何妨？”  
“跟你们女孩子说这个不妥。”  
还要听？”  
好，告诉你们。  
这是荷兰进口的种猪精液。  
我要看看精子活力如何。”  
这节课上得我头都大了。  
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回答有关配种的问题，女生兴趣尤大。

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她们从人工授精问到人造母猪的构造，净是我不了然的问题，弄得我火气越来越大。快下课时，校长进来，狠狠白了我一眼，还叫我下课去一下。

我去见校长，在校长室门口转了几圈才进去。

不瞒你说，一见到师长之类的人物，就会激发我灵魂深处的劣根性，使我不像个好人。我进门时，校长正在浇花，他转过身来装个笑脸：“小王，你看我的花怎么样？”

“报告校长，这是蔷薇科蔷薇属，学名不知道。

因为放在别的地方不长，只在驴棚里长，老百姓叫它毛驴花。

“那么我就是毛驴了？”

你的嘴真无可救药。

坐，近来工作如何？”

“报告，进展顺利。

学生上实验课闹的事，已和他们班主任谈过，叫他做工作，再不行打电话叫刑警。

许由在实验室做饭，我已对他提出最严重警告，再不听就往他锅里下泻药。

实验室耗子成灾，我也有解决的方法，去买几只猫来。

“全是胡说，只有养猫防鼠还不太离谱。

可是你想了没有，我就在你隔壁。

晚上我这儿开会，你的猫闹起来了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有措施。

我把它阉了，它就不会闹。

我会阉各种动物，大至大象，小到黄花鱼，我全有把握。

“哈哈。

我叫你来，还不是谈实验室约束。

反正我也要搬走，随你闹去，我眼不见心不烦。

谈谈你的事。

你多大了！”

“三十有二。

“三十而立嘛。

你是大人了，别老像个孩子，星期天带爱人到我家玩。

你爱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张小霞，小名二妞子。

报告校长，此人是一名悍妇，常常侵犯我的公民权利。

如果您能教育感化她，那才叫功德无量。

“好，胡扯到此为止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要有情绪。

你要借调出国，党委讨论过了，不能同意啊。

“这干他们什么事？”

为什么不同意？”

吃错药了？”

“不要这样。

我们新建的学校，缺教师这是事实。

再说，你也太不成体统。

大家说，放你这样的人出去，给学校丢人。

同志们对你有偏见，我是尽力说服了的。

你还是要以此事为动力，改改你的毛病……” 校长不酸不凉把我一顿数落，我全没听进去。

这两年我和矿院吕教授合作搞项目，凭良心说，我干了百分之九十的工作。

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到他那儿做试验。

受累不说，还冒了被炸成肉末儿的危险。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因为做的是炸药。

我这么玩命。

所为何事？

就因为吕教授手下有出国名额。

只要项目搞成，他就得把我借到他手下，出国走一圈，到外边看看洋妞儿有多漂亮。

这本是讲好了的事，如今这项目得了国家科技一等奖，吕教授名利双收，可这点小事他都没给我办成。

忽然听见校长喊我；“喂喂，出神儿啦？”

“报告校长，我在认真听。

你说什么来着？

“我在问你，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我当然有意见！”

不过和他说不着。

“没有！”

我要找老吕，把他数落数落。

“你不用去了，吕教授已经走了。

他说名额废了太可惜，你既然不能去，他就替你主，凭良心说，他也尽了力。

一晚上给我打七次电话，害得我也睡不着。

我是从矿院调来的，你是矿院的子弟，咱们也不能搞得太过分。

最主要的问题是：这件事你事先向组织上汇报了吗？

下次再有这种事，希望你能让我挺起腰杆为你说话。

首先要把许由管管，其次自己也别那么疯。

人家说，凡听过你课的班，学生都疯疯癫癫的。

“报告校长，这不怪我。

这个年级的学生全是三年困难时坐的胎。

那年头人人挨饿，造他们时也难免偷工减料。

我看过一个材料，犹太孩子特别聪明、守规矩，全是因为犹太人在这种事上一丝不苟。

事实证明，少摸一把都会铸成大错……” “闭嘴，看你哪像大学教师的样子？”

我都为你脸红。

回去好好想想，就谈到这里吧。

“我从校长室出来，怒发冲冠，想拿许由出气。

一进实验室的门，看见许由在实验台上吃饭，就拼命尖叫起来：“又在实验室吃饭！”

！

！

你这猪……”吼到没了气停下来喘，只见他双手护耳。

这时听见校长在隔壁敲墙。

走到许由面前，一看他在吃香椿拌豆腐，弄了那么一大盆，我接着教训他：“你这不是塌我的台吗？”

这东西产气，吃到你肚子里还了得？

每次我在前边讲，你就在后面出怪声，好像吹喇叭。

然后学生就炸了窝！

“得了，王二，假正经干嘛。

你看我拌的豆腐比你老婆弄得不差。

“里面吃去。

许由，你净给我找麻烦！

“嘿嘿，你别拿这模样对我，我知道为什么。

你出国没出成。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王二，人生不如意之事，十有八九，别放在心上。

人没出国，还有机会，我还有什么机会？

老婆还不知上哪儿去找哩。

” 说到这个事，我心里一凉。

也许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多心。

我和许由三十年的交情，从来都是我出主意他干。

从小学到中学，我们干尽了偷鸡摸狗的勾当，没捅过大漏子。

千不该万不该，“文化革命”里我叫他和我一块到没人的实验室里造炸药玩，惹出一场大祸来。

现在许由的脸比得过十次天花还要麻，都是我弄出来的。

他的脸里崩进了好几根试管，现在有时洗脸时还会把手割破，这全怪我在实验台上挥了一根雷管

。没人乐意和大麻壳结婚，所以他找不着老婆。

我们俩从来没谈过那场事故的原因，不过我想大家心里部有数。

我对他说：“你用不着拿话刺我！”

” “王二，我刺你什么了？”

” “是我把你炸伤的！”

我记着呢！

” “王二，你他妈的吃枪药了，你这叫狗眼看人低。

嘿，在校长那儿吃了屁，拿我出气。

我不理你，你自己想想吧！”

” 他气冲冲走开了。

和许由吵过之后，我心里乱纷纷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和许由吵架，这说明我很不正常。

我听说有些人出国黄了，或者评不上讲师就撒癔症，骂孩子打老婆搅得鸡犬不宁。

难道我也委琐如斯？

这倒是件新闻。

我在实验室里踱步，忽然觉得生活很无趣，它好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：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，放在阳光下曝晒。

等牛皮干硬收缩，就把人箍得乌珠进出。

生活也如是：你一天天老下去，牛皮一天天紧起来。

这张牛皮就是生活的规律：上班下班、吃饭排粪，连做爱也是其中的一环，一切按照时间表进行，躺在牛皮里还有一点小小的奢望：出国，提副教授。

一旦希望破灭，就撒起癔症。

真他妈的扯淡：真他妈的扯淡得很！

不知不觉我在实验室的高脚凳上坐下来，双手支着下巴，透过试管架，看那块黑板。

黑板上画了些煤球。

我画煤球干什么！

想了半天才想起是我画的酵母。

有些委琐的念头，鬼鬼祟祟从心底冒出来。

比方说我出国占矿院的名额，学校干嘛卡我？

还有我是个怎样的人干你们球事等等。

后来又想：我何必想这些屁事。

这根本不该是我的事情。

我看着那试管架，那些试管挺然翘然，引起我的沉思。

培养基的气味发臭，叫我闻到南国沼泽的气味，生命的气味也如是。

新生的味道与腐烂的味道相混，加上水的气味。

南方的太阳又白又亮，在天顶膨胀，平原上草木葱笼，水边的草根下沁出一片片油膜。

## &lt;&lt;三十而立&gt;&gt;

这是一个梦，一个故事，要慢慢参透。

从前有一伙人，从帝都流放到南方荒蛮之地。

有一天，其中一位理学大师，要找个地方洗一洗，没找到河边，倒陷进一个臭水塘里来了。

他急忙把衣服的下摆撩起。

乌黑的淤泥印在雪白的大腿上。

太阳晒得他发晕，还有刺鼻的草木气味。

四下空无一人，忽然他这话儿无端勃起，来得十分强烈，这叫他惊恐万分。

他解开衣服，只见那家伙红得像熟透的大虾，摸上去烫手，没法解释为什么，他也没想到女人。

水汽蒸蒸，这里有一个原始的欲望，早在男女之先。

忽然一阵笑声打破了大师的惶惑——一对土人男女骑在壮硕的水牛上经过。

人家赤身裸体，搂在一起，看大师的窘状。

有人对我说话，抬头一看，是个毛头小子，戴着红校徽，大概是刚留校的，我不认识他。

他好像在说一楼下水道堵了，叫我去看下，这倒奇了，“你去找总务长，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” “师傅，总务处下班了。

麻烦你看一下，反正你闲着。

” “真的吗！

我闲着，你很忙是吗？

” “不是这回事，我是教师，你是锅炉房的。

” “谁是锅炉房的？

喂喂，下水道堵了，干你什么事！

” “学校卫生，人人有责嘛。

你们锅炉房不能不负责任！

” “×你妈：你才是锅炉房！

你给我滚出去！

” 骂走这家伙，我才想起为什么人家说我是锅炉房的。

这是因为我常在锅炉房里呆着。

而且我的衣着举止的确也不像个教师。

也许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出不了国。

这没什么。

我原本是个管工，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。

要不是他说我“闲着”，我也可能去跟他捅下水道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工人说“反正你闲着”？

.....

<<三十而立>>

编辑推荐

一篇言说“存在之烦”的作品，道出了王小波的诗人本质及他对艺术与人生的核心理解。

<<三十而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